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最

◀號九十三百一第▶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日十月二十年二十

日三初月一十年亥癸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現在開日

一刊。常刊四張。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寄費在內。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每行每張三角。書

面地位全版則分八格。每格每張一圓

長期另議。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嘉坡高小橋頭新嘉坡良辰好友社

內容目錄

小說

○貧富之界
○亡國後之愛情
○巧報
○無語
○青樓相士記
○才結
○才佳
○才人

瀛談

○美酒三杯詩百首
○美人一笑值千金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一刻鐘之伉儷

筆記

○美人名馬
○廚子秦鏡
○愛國樵夫傳
○貞男
○畫家小史
○師弟
○芽兒
○黃兒

○拿破崙之愛情畫
○有詩文諸著雜話多
○篇。不及備載。附有
○張君小照。全書三萬
○餘言。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
頭良辰好友社獨家發行

張枕綠寶字。不訂潤格。有喜其書法者。請投函良辰好友社轉交。視其誠意而定取潤之多寡。

本社今有普通郵票。計一分三分一角等俱有。自用有餘。擬以換現。特定辦法如下。凡個人團體公司行號日常需用郵票頗多者。請逕向本社兌換可也。
(一) 每兌郵票一元。加贈四分。以酬雅誼。多則類推。
(二) 兌換數目。至少十元。
(三) 所需何種郵票(如一分三分一角之類)若干枚。請聲明。當照辦。
(四) 銀元、鈔票、匯票、本埠當日支票。均可兌換郵票。
(五) 凡郵兌者。雙方郵費。各歸自理。
上海良辰好友社佈

偵探小說 奪標初選揭曉

長竿

荷生同他的妹子小蕙。在他的舅母家作客。已經有半個月。差不多要回家了。一天的早晨。小蕙急跑來向荷生道：「荷哥。我的紫玉環。昨晚放在房裏桌上失了。舅母說是鼠子啣了去。我不信。他說連燈油都攪翻了。我一看是真的。荷哥。你去幫助我找找看。」荷生於是立刻跑到他舅母房裏。四下一望。就說道：「是鼠子啣了去。但不知道鼠子的穴在那裏。今晚把燈盞裏的油添滿些。并且放些香果子

在旁邊。鼠子再來。就可以找着他的穴了。佈置已妥。荷生的舅母着實贊荷生聰明。荷生出了房。因問小蕙道：「舅母每天是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起身。」小蕙道：「伊睡是和我同時睡的。但起身時很早。我從沒有聽見。」荷生道：「你今晚只裝假睡。無論看見什麼。都不要理他。」小蕙答應了。第二天早晨。荷生尚沒有起身。小蕙就跑來道：「荷哥。紫玉環已經找着了。還是舅母和我開玩笑呢。」荷生問道：「你怎樣找着。」小蕙道：「我昨晚照你的話。裝睡。到半夜的時候。舅母忽坐起身來取牀頭那枝竹竿。我要看伊做什麼。當時也不會做聲。伊忽地把竹竿將那燈盞攪翻。我

那時不能聽你的話。不覺叫道。好一個大鼠子。舅母不覺嘆的一聲笑道：「癡孩子。什麼大鼠子。不過我和你開玩笑罷了。玉環不是在那裝匣的嗎。」我今天早晨起來一看。果然在裏面。」荷生道：「蕙妹。你道舅母是真的和我們開玩笑嗎。不是。伊確實想這玉環。我們初到的時候。伊看見就很羨慕。現在因我們將要回去。所以私卜把環收藏起來。反拿鼠子騙你。我昨天在房裏一看。見沒有鼠穴。并且鼠子也不啣這種東西。心裏很是狐疑。後來看見舅母時常望那竹竿。那竹竿的長。恰同牀離桌的路相等。并且那竹竿頭上。還有油跡。我心裏就疑舅母。所以教你如此如此。不

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料果然被我偵探就了。如今我們再不可在這裏就攔了。」於是二人急急告辭回家。舅母也就不相留了。

短篇小說

糊塗偵探案

(七) 朱秋鏡

孝子的孫子的孫子

說到可怪的遺傳性。往往有一種神祕而不可測的道理蘊藏着。隨便那一個。他平日的行為思想。這其中總有這百分之幾。類于他遠代或近代祖先的性質的。有時雖不可見。有時却顯而易見的流露出來。這種道理。相信者。也

不止是白芒一人。只不過白芒是迷信此律。狠厲害的一個人罷了。所以當時聽了他的朋友從真茹來的韓多士。詳述他鄉間一件逆倫案子後。總是搖頭不信。他辯駁道。多士。這一件案子。雖是到處傳遍了。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覺有些疑惑。你要知道。那外面罵他大逆不孝的王午義。乃是王有銘的孫子。這王有銘又是大名鼎鼎的王孝子的孫子。所以王午義便是王孝子的孫子的孫子啊。你想。這王午義既然是王孝子的一脈真傳。那麼親疏雖遠。究竟多少有一些王孝子孝的遺傳性。要是存一些些的孝心。便不會做出這背倫悖理的事情來的。韓多士笑道。白芒

你的理想或者不錯的。但是社會上的輿論。幾乎衆口一辭了。那王午義倘有冤枉。却非白芒兄替他設法不可了。白芒起身道。不錯。爲人道計。我便不得不盡力了。多士。我跟你到真茹去跑一跑罷。於是兩人查了火車表。乘着九點半鐘的快車。趕到真茹來。一直尋到王午義的老家。只見那門前巍然聳立着一座石牌坊。上寫着。純孝可風四個字。想來便是那王孝子一生的成績品了。想不到二百年後。竟有這樣絕對不同的事實發生出來。當時二人走進門來。見了那王午義的妻子張氏。一身素服。憔悴可憐。白芒述明來意。張氏聽了。自然感激。說了許多請求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
新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
個凡補畫。格式
極別緻。
印有紅色綠色藍
色三種。任憑選
擇。
購備自用。顯得
自己的考究。贈
送親友。費少而
惠厚。
多購照批價。信
箋長年可用。樂
得特別便宜。

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

每壹千五百張。實價大洋二元

每四千張。實價大洋五元。

寄費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

幫助的話。白芒便細問原委。張氏一一說明。原來那王午義家中狼是有錢。午義在上海一家銀行辦事。不時回來。但是金錢方面。老母管得最嚴厲。平日間母子二人。雖是有些齟齬。但是也不會大鬧過。說到毒斃二字。更覺冤枉。想來決不會有的。但是證據甚多。所以一時脫不了干係了。那一天。老母爲了病中胃口不好。所以叫午義到上海去買了麥糊粥回來。要想養食。無奈這種東西。鄉下人家燒不來的。所以祇好由午義自己來燒了。不料吃了麥粥之後。老母頓時七孔流血而死。一時鄉里咸知。掩嘴不得。於是驚動官府。定要來相驗。驗過之後。查出的確是

服了砒毒而死的。但是那剩餘的麥片內。却也查過。不見有毒。必是有人下毒於粥罐。於是午義便犯了嫌疑。將他提去審問之後。偏午義又供出那天爲受了他堂兄弟仁甫之托。代他撮了一劑藥。又因爲毒斃老鼠之用。順便托帶一包白砒。所以在南百德堂藥店裏去買著的。但是買來之後。早已交與仁甫了。堂上聞了此語。又把仁甫捉了去問時。仁甫又說。藥是有的。砒霜却沒有買過。於是又差人到南布百德堂內去詢問。果然有砒霜賣給過王午義的。還說因爲他是熟人才賣的。倘是別人來。便不會賣給他了。總料不到他買了去。也會出毛病的。這樣一來。

王午義便犯了莫大的嫌疑了。從此拘禁在監獄裏。這事情也傳遍了各處。那白芒聽張氏縷述情形。一聲也不響。韓多士覺得真誠實據。事無可爲。現着失望的顏色。問白芒道。你看這事如何了。白芒道。且不要說。他可否讓我們到室裏去檢察檢察。或者可以尋些頭緒出來。張氏答應了。陪他們登樓踏進房去。這房間裏都是據木的器具。倒也清潔。正中一隻大牀。牀橫邊有一隻箱櫃。櫃上放着一只洋油爐子。據說麥糊粥便在這上面煮的。白芒仔細一看。見那箱櫃四面。收拾得乾乾淨淨。也看不出甚麼。但是倘然有人把藥物放在洋油爐子上的粥罐裏。牀上的人。

■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是決看不出來的。便是房內的人。倘然不留心時。爲了身子的遮掩。也不會看見。白芒偶見箱櫃後面靠牆的隙縫裏。有二三個紙團棄在那裏。便偷偷的檢了出來藏了。也不言明。却對韓多士說道。我已看過了。不必再逗留在此。我們走罷。張氏送了他們出來。再三重託。懇求救出伊丈夫來。又說現已請上海有名的李伯清律師出庭辯護。有事時可去找他商議。白芒答應幫助。二人走上一家小茶館吃茶小憩。韓多士問白芒可曾看出甚麼端倪。白芒道。雖不會查出甚麼。但是午義的冤枉。却格外顯出了。你只消想一想。王午義倘是毒殺母親的。豈肯自供買過毒藥呢。我

看他那堂兄弟王仁甫。到着實有些嫌疑呢。韓多士道。但是他不會進過房去。怎能下毒呢。白芒道。倘然另託他人代放。也可使得的。多士訝道。難道叫張氏去下毒麼。我想那可憐的張氏。決不會的。白芒道。或者竟會如此。你豈不聞最毒婦人心嗎。如有特種原因。便顧不得許多了。多士搖頭道。你隨口亂說。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白芒道。不完全的證據。却也有些。你看。這是甚麼東西。說着。從袋中摸出方才拾來的廢紙一張。韓多士接來一看。只見那紙却是一張團縐了的厚外國紙。雖是縐了。隱隱約約可以看出原底的摺痕來。乃是長方形的包子。還有一點點

的黑迹。開了開。也聞不出甚麼來。便說道。我看這乃是包珠子翡翠女飾用的。也不見有甚麼點。白芒道。你不見上面的黑點嗎。我要叫化驗所去驗呢。諒必有砒毒餘留着。唯其是女飾包紙。所以那張氏頗有可疑了。多士道。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便是午義也可得到這紙來一用的。白芒只是微笑。起身道。天也晚了。不用說咧。橫豎要有別的證據。才能決定。不如到你府上去休息一會罷。二人起身。出了小茶館。這一晚白芒便住在那裏。一連兩天。白芒東訪西問。想得些參考證據。無奈社會上的輿論。差不多衆口一辭。都說午義不孝。竟也探不出甚麼來。王午義也已解

萬奇全書

此西實篇人稱奇怪
書又情讀奇·書
內奇·編·了·好·
容又共·成·也·奇
趣·一·便·要·者·
紀的百冊·不·噴·
載實六·拍·噴·快
泰事十·令·案·稱·
此

愛個絲光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影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鷗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
光顯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辰好友社。

內有枕綠瘦鵑少芹於蘋鴛鴦諸君之小說雜作。全書三冊。實售大洋一角。寄費不加。

良晨好友社發行

新
蘇
味

(影縮頁一之(後年七十))

自從伊采果聰着不作一響伊的女兒托諾克了。伊還倒耳聽着只管出神。

從此糾紛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動聽品就是那輕巧夫婦的並肩雙影。帕夫人每從隨河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窺他倆常見他倆手攀枝口吻嚙嚙一乘手一投足都在都合情宜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看不清楚帕夫人也不忍細聽他倆接連嬌柔恰巧初女兒的目先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計一次每得匿西也羞其甚妙。

三二 實書

一個月中途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仍以郵船每天祇有兩班却是走得很快。有那封信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卽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三)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四)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到上海檢察廳去了。白芒有些着急。待要回到上海。忽然這一天。正在一所廟宇前閒走時。偶然聽得有人閒談的聲音。一人大聲道。王午義的事嗎。恐怕全世界上。也只有我一人曉得底細呢。白芒突然心中一動。急忙轉進去一看。見是二個人閒談。一個是賣菜的鄉下人。一個却有些鬼頭鬼腦的。方才說話的。正是此人。白芒便去問他姓名。可真曉得王午義家裏的事嗎。那人答道。我名喚仰阿三。又名大話阿三。對於王午義的事。雖則曉得內容。詳細却也不便說出。白芒急欲知道。便又許他利益。他兀是不說。祇道。此事于我有莫大之關係。不能貿然宣布。白芒

格外着急。急又摸出自己的錢袋來。拿了一張五元鈔票送他。又答應他說出之後。倘肯作證人。因而翻案者。便再送他五十元謝儀。那阿三雖是厲害。到此時也被金錢的魔力掀動了。這才說出自己已是個小竊。這一天。正在王孝子家屋上進去。想去做一回生意。不料從窗口內看見一人。正把一包東西放下粥罐內。白芒急問道。那人不是個女子嗎。阿三道。誰說不是此人。我還認得。正是王午義的妻子張氏啊。白芒驚喜道。果然如此嗎。你的說話可當真的。那阿三拍拍胸脯子道。大話阿三。豈有說謊話之理。白芒又對他說道。你的話果然可以救得一人性命。

但是今天說的。沒有用處。須到堂上作證。然後可以有效。我看事不宜遲。你明天便須坐了火車。到上海董家渡尋李柏清律師事務所。對他明白說出。那時我也在那裏了。你記得麼。此事成後。你有五十元的酬勞啊。白芒囑咐已畢。趕緊連夜回到上海。明天一早。便去拜訪李柏清律師這位李柏清律師。自從辦了這件逆倫大案後。再隔數天。便要審斷。連夜預備。正在頭腦子漲。他要在無理中說出有理。在必不可勝的訟案中勉強說幾句違心話。豈不大難。當時聽了白芒說出補救方法。豈不快活。待白芒說明原由又道。那拾來的紙張。今天已由化驗所驗出。確有砒

■最小第一百二十九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二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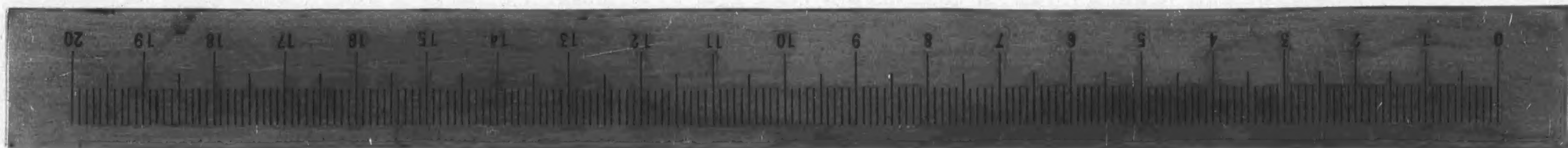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毒。李柏清聽了。前後仔細一想。似乎覺得很有希望。於是兩人坐着。等候那阿三到來。可是從早晨等到吃飯辰光。還未見來。李柏清祇得留了白芒吃過午飯。又等到二點多鐘。依舊不見影蹤。李柏清未免有些不耐煩了。問問白芒。又說不出是何緣故。直等到四點一刻。才聽得敲門的聲音。只見一人昂然進來。此人頭戴青灰色外國呢帽。身穿淡灰色呢襖呢袍。外罩玄色直貢呢馬褂。扣着大紅瑪瑙的鈕子。裏面穿着白灰色呢襖呢褲子。足登一雙湖色鐵機緞鞋子。長統黑絲襪。面上雪花粉敷得雪白。要不是仔細審看。白芒再也認不出便是昨天碰見的大話阿三呢。

當下他一進來便對白芒連連拱手道。對不住。對不住。昨天說了一句謊話。倒累你們等了半天。白芒跳起來道。什麼話。你昨天的話不是實話嗎。恐怕你在那裏做夢哩。真昏了昏了。阿三反而大笑道。我不做夢。恐怕你倒在那裏做夢呢。我昨天不該貪了你的錢財。隨口胡說。後來一想。如此說謊。總不妥當。便是當真救了一人。也便要害了一人啊。幸得今天財星高照。既不要用你的金錢。便也不再來傀儡登場了。哈哈。你認得我大話阿三罷。再會再會。說罷話。竟頭也不回。一直走出去了。李柏清覺得事出意外。再看白芒。氣得呆若木雞。一動不動。望着門外。李

柏清幾乎要笑出來。叫道。白芒先生。怎麼樣了。一句話才把白芒驚醒。便立起身咬咬牙齒。恨聲不絕的說道。這廝一定受了別人的運動。所以反轉過來。只看他衣服裝飾。與昨天截然不同。便不問可知了。但也無法可想。李先生。你看如何辦法。李柏清道。也沒有什麼好法子。祇得依舊盡我的力。從法理上聲辯罷了。於是白芒先生也垂頭喪氣的退了出來。接連幾天搜查確實證據。總不能如願以償。有時一說兩面可通。有時一證兩面可合。雖沒有可以證明王午義殺母的確據。也沒有可以證明王午義未曾殺母實證。於是難爲了白芒東奔西走。足足隔了一個



李松影創
辦的文星
報社徵求
基本社員
兼撰述員
利益極多
欲知詳情
函詢即復
並贈本刊
兩期社址
江蘇如皋
迎春橋南
首

● (小說) 漂泊。失業。病中日記。失戀。惆悵。來鴻。譴責後。他的回憶。(詩歌) 秋深懷故人。期待。心去了。鐘聲。夜半鐘聲。伊死了一年。苦惱。雜誌。

● 冰 晶

● 小說詩歌集

●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寄費二分

● 良晨好友社代發行

再版
大江集

胡懷琛著
新體詩集

妻鳩菜明月
倘燕然子春游
(內容目錄)

長江黃河
流水
新禽言
百年歌
荒墳
(附)

採茶詞 飼
落花 世界
詩五首 蟲言
愛情 花子
附錄(詩與詩人

蠶詞 自由鐘 老
哀青島 海鷗 秋
詩三首 明月照 續
倩影 短歌 晚秋
新詩說 詩學研

上海良辰好友社發行
每冊大洋二角二分
贈雪集樹

鵬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
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

。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
良晨好友社啓

紅土綿

……是多情人不可不讀之書……

「纏綿」一書。專記古今中外失於流傳之風流軼事。有哀情。有豔情。有不可思議之情。纏綿悱惻。讀之令人神往。書爲張枕綠先生所著。出以文言筆記體裁。共有二十餘篇。文筆清麗婉委。寫情如畫。嚴箇凡君繪封面。曰心蘭纏綿圖。亦精絕。書已付印。愛讀者請拭目俟之。

▼良晨好友社預備

一編。外加彩色封面。由嚴篋凡先生精繪美女畫。張枋緣先生題字。先自第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付訂四編。每編實價大洋五角。准於十三年元旦訂出。凡在年內來費預約者。特別優待。每編祇收大洋四角。四編合購。祇收大洋一元五角。寄費不加。滿洋請由郵匯。外埠以發信日為準。

良晨好友社佈

多月。直到王午義定了死罪。王仁甫開釋了之後。才罷休。這一天。距離王午義執行死刑後。已逾三個月了。韓多士又來拜訪白芒。問白芒對於此案。到底有何見解。白芒搖搖頭道。從前確定不移的意見。現在又有些疑惑了。停了一會。韓多士又問道。那末關於遺傳性的研究。近來想是格外進步了。你說倘然王午義當真是殺母的兇手。那孝的遺傳性上。有何根據。白芒徐徐答道。有的或者他先代的女性一方面。有甚麼惡根性遺留着。却也未可知呢。

琴韻花影

又一慘絕少年

這悠揚而宛轉的琴聲。漫佈在腦

幕裏。順着神經系。直撥到心房裏。實在美感極了。

伊在校裏的時候。旁的科學。都不高興研究。惟有音樂一科。伊却是極盡心意去研習。久而久之。伊音樂的程度。高妙極了。無論什麼批評。亞那啊。梵鳥鈴啊。都是奏來音節鏗鏘。超神入化。

那天我正是無聊得很。伊便吹着口琴逗引着我。我細細領略。却是拜輪氏的豔詩。這時飄飄然。如在大羅天上。聽廣寒仙韶。我幾乎麻醉了。

花插中的玫瑰。低倒了頭。似乎在那裏微笑。發出一種甜蜜濃郁的妙香。直撲到鼻孔來。我猛不防已和玫瑰接了一個吻。伊放下了

花朵。吃吃的笑道。『喂。你低倒了頭。在那兒想甚麼？』

我吃了一驚道。『不……不……因為聽了你的鈞天妙奏。簡直可以使人入魔的。方才我真直是入魔時期呢。』

那時我便張着雙手。想上前去。抱住伊的纖腰。却撲了一個空。阿呀一聲。醒了。原來是一個時常溫着的舊夢。

關於小說之文

小說作法漫談

寒星

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比較。短篇小說譬如快照。在照像裏。凹凸鏡

■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的焦點。必要有一定的。在短篇小說裏。這種焦點。便是印象所統一的中心。不論一個人物。一樁事件。全部的印象。都統括在這一點。只要這一點捉住了。其他省略。也

能得到全體印象的效力。長篇小說則譬如一捲很長的影戲片。含有連續表現而來的許多焦點。這許多焦點前後間之連絡。便成了一篇長篇小說的梗概。

短篇小說概說自下期起。照常刊載。

編輯部白